

# 《古事記》中的創世婚姻

崔小萍

名古屋大学人文学研究科 博士後期課程2年

## 摘要

《古事記》由太安萬侶奉元明天皇之命，於712年編撰成書。書中主要有《舊辭》與《帝紀》兩部分、由上、中、下三卷構成。《舊辭》主要為神話傳說，《帝紀》則記載了歷代天皇的歷史。創世婚姻是指創造天地萬物或解釋人類起源的婚姻，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創世婚姻是《舊辭》中上卷的開篇內容。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雖為神，生活形態和思維方式更偏向於普通人類，是與日本民族的形成有著密切聯系、可稱之為祖先的神。本文從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婚戀態度、物質需求、擇偶標準等方面研究二位創世之神的結合所體現的婚戀觀，以此來折射8世紀日本社會對待婚戀的壹些基本觀念等問題。

**關鍵詞：**婚戀觀、伊耶那岐命、伊耶那美命、創世婚姻

## 一、《古事記》及其研究

《古事記》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史書，於712年成書。全書共分三卷，上卷包括序文，從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創世結合開始至鵜葺草葺不和命；中卷從神武天皇起，至秋山之下冰壯夫與春山之霞壯夫止；下卷從仁德天皇起，至推古天皇止。上卷為《舊辭》，記載了上古諸事，主要為神話傳說。中下卷則為《帝紀》，記載了歷代朝廷及天皇壹族的歷史。《古事記》中的諸多神話傳說在《日本書紀》中也可尋到其蹤跡，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創世婚姻在《古事記》與《日本書紀》中均有記載，但根據史書不同，其名字亦有伊弉冉神與伊弉諾神等不同叫法。本文基於《古事記》對二神進行研究，因此其名稱採用《古事記》周（2015）<sup>1</sup>中文譯本的說法即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其中“命”在日語中亦可寫作“尊”，是對地位尊貴的人的敬稱。津田（1932）曾指出，將伊耶那岐和伊耶那美稱之為“神”那是後人所為，原本其稱呼應為「ミコト」（即某某命或某某尊），後者的寫法並不具有宗教意義，而是對“人”的尊稱，是表示其為皇族皇孫抑或諸家之祖先之意<sup>2</sup>。由此可見，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雖為神，但其定義並非遠離人世之宗教神，而是與日本民族的形成本有著密切聯系、可稱之為祖先的神。

神話是民間信仰的壹種表達形式，當民間信仰走向衰敗時，神話也會隨之失去其傳播魅力。創世神話更能體現神靈的生殖力和生命力，中國民間就有盤古開天辟地、女媧造人等創世神話。在科學尚未發達的年代，人們往往樂意通過這種神話故事來解釋天地萬物從何而來，人類由何而生等問題。

正如世界上大多民族神話壹樣，《古事記》上卷亦是由開天辟地的神話開始，當天與地首次分開的時候，在高天原（類似中國神話中的天庭）首次出現了天之禦中主神、高禦產巢日神和神產巢日神三位神仙，並且又陸續出現了眾神和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兩兄妹，自此通過二神的努力，日本八島形成、眾神登場、萬物衍生。其中，關於日本國土形成的描述，最為關鍵的內容就是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創世婚姻。津田（1932）從史料批判的觀點出發，指出《古事記》中的神代史並非人類歷史，而是當時的奈良朝出於政治目的而編造出的神話<sup>3</sup>。即使如此，其本人並未否定《古事記》中的神話本身，而是主張應從神話中發現其中的歷史真相，削偽定實。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男女青年的婚戀觀也不同。其形成與社會、歷史因素以及個人因素有密切聯系，對婚戀觀進行研究能折射出特定時期男女青年的世界觀、價值觀和人生觀。

## 二、《古事記》中的創世婚姻神話概要

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故事可大致分為日本列島的誕生、伊耶那美命誕火神之子而亡、伊耶那岐命赴黃泉尋妻、伊耶那岐命禊祓四大部分。第壹部分即創世婚姻的主要內容。

<sup>1</sup> 安萬侶著，周作人譯：《古事記》（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sup>2</sup> 津田左右吉：〈神とミコト〉，《史苑》第7期（1932年1月），頁103—151。

<sup>3</sup> 津田左右吉：〈神とミコト〉，《史苑》第7期（1932年1月），頁103—151。

在日本這個國家尚未形成的時候，它就像壹塊漂浮在海上的水母，混沌不清。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來到與天相連接的浮棧橋，放下通天長矛攪動下屆的海水，在提起長矛的時候，矛頭滴下的水變成了淤能基呂島，因此淤能基呂島也被稱為自凝島。繼而二神從天上降落在這片島嶼上，立起柱子，並以此柱為中心建造了八尋殿。完成之後，雙方進行性別確認對話，其後約定男左女右圍繞柱子轉圈，當二神再次遇見的時候女神伊耶那美命首先開口說到：“啊呀，真是壹個好男子！”，男神伊耶那岐命回話：“啊呀，真是壹個好女子！”於是二神開始在屋子深處的寢宮行夫妻之事，並下水蛭子與淡島二子，可這兩個孩子都不盡人意，於是二神重返高天原請教天神，為何所生之子如此不堪。此時被指出其原因是：女方先語不可。於是二神返回，重新圍繞柱子轉圈，再次相遇時，由男神即伊耶那岐命先開口，重復了上述對話，此後二神所生之子便無異樣，此後二神生下八島後又生下六島，日本國土從此形成。

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結合闡釋了日本國土及眾神的產生過程，屬釋源性神話。此部分內容主要描述日本這個國家為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結合所生，是神的後代，以此強調國家的神聖性，國土的不可分割性，為後期強調天皇血統的正統性，皇權神授等內容做好前提性鋪墊。

### 三、《古事記》中的婚戀觀

婚戀觀是指人們普遍對待婚姻與戀愛的基本觀點和態度。本文通過《古事記》中二神字數不多的婚戀過程的描述，從婚戀態度、物質需求、擇偶標準等方面進行了考察。

#### (一) 婚禮要有儀式感

從二神對話的過程可以看出，當時男女之間要圍繞著柱子轉圈之後才進行結合，先戀愛、再結合、整體流程壹氣呵成。從“繞柱婚禮”可以看出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戀愛動機較為單純和明確，根據前後文可知，二人結合目的主要就是為了創造世界，並非拘於形式盲目地尋找伴侶，或者僅僅為了傳宗接代、滿足生理需求而進行結合。在《古事記》中，二神的交流方式為對話形式，內容是雙方互相贊美及求愛之詞。此過程場面奔放、浪漫，這壹過程的描寫正是自由戀愛的體現。從二神的交往過程可以看出，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對於戀愛和婚姻的認識是“戀愛是婚姻的前奏”，雖然有戀愛的過程，但是很簡短。戀愛時期發話內容相似，雙方地位平等，只要互相認可，即可進入婚姻狀態。向(2011)指出“儀式是民間信仰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表現人們崇拜神靈的行為活動方式。”“民間信仰的儀式往往構成神話特別是遠古神話的重要內容”<sup>4</sup>。“繞柱婚禮”說明在8世紀男女結合已具有較為朦朧的儀式感要求，而這種儀式感也許來自當時民間的宗教崇拜儀式。中國西南地區壹部分苗族人也有類似習俗。為了祈求風調雨順、五谷豐登，他們通常在春天舉行祭祀活動，男女夫妻圍繞立在山頭的柱子載歌載舞後行房。即使在現代苗族也保留了圍繞“花桿”載歌

<sup>4</sup> 向柏松：〈中國創世神話形態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40。

載舞、尋求戀愛對象的“花山節”。通天神柱也好，山頂花桿也罷，都體現出了人們樸素的儀式需求，而這種樸素的儀式需求則蘊含了某種宗教信仰的成分。即便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圍繞的不是壹根柱子，是壹塊石頭抑或壹顆樹木，也是宗教信仰的壹種表達形式。

## (二) 婚姻中的物質需求

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是日本國的祖先，是純潔、富饒、力量的象征，萬物皆由神而創造。前文已述，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並非完全脫離人類的宗教神，神話故事往往很多題材來源於民間，即便是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創世結合也充滿了人間煙火的味道。從在淤能基呂島上建造八尋殿能夠反映出，“住所”是聖婚中最為重要的物質保障，也是二神成婚的必備條件。八尋殿的“八”在日本被視為神聖的數字，有龐大、宏偉之意，“尋”是雙臂展開的距離。“八尋”即非常寬廣之意。這象征著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要自立門戶，開啟真正意義上的夫妻生活。後文二神在“屋子深處的寢宮”行夫妻之事，也可以發現二神房屋的功能劃分已經非常明確，至少夫妻共寢的房間是單獨且位於房間深處的，婚姻生活的某些行為已經有了私密性的需要。

## (三) 男性占主導地位

現代的擇偶標準壹般來說講究的是注重人品和能力、抑或重視出身和家境等，有的人要求較多較細，有的人要求較少，擇偶標準各有不同。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在《古事記》中對於婚姻與戀愛的認識仍處於較為樸素的階段，上文已有所述，戀愛時期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雙方對答交流內容壹樣，形式相同，地位較為平等，可壹旦關係確定，將進入男性占主導地位的婚姻階段。

多田(2014)認為，二神的結合是否屬於“招婿婚”雖然有待考證，“繞柱婚禮”時的對話順序，第壹次是“先女後男”，第二次改為“先男後女”，可以認為當時的招婿婚是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完成的<sup>5</sup>。但，淤能基呂島上的八尋殿是否象征女神家園仍需進壹步認證，且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原本為兄妹關係，從邏輯上來講是否可定義為“招婿婚”仍有商榷余地。本文認為，從伊耶那岐命與伊耶那美命的結合可以看出兩點。首先，雙方要長相合心意。8世紀的審美觀念已成為尋找戀愛、結婚對象的壹大重要條件，而這壹條件壹直延續至今。伊耶那岐命赴黃泉尋妻時，伊耶那美因自己相貌已變得醜陋不允許男神伊耶那岐命偷看自己，而男神沒有遵守約定，最終導致被追殺。這也許與當時社會女性對自我面容的自尊心和男性對配偶面容的需求有關。其次，是女方應遵循“男尊女卑”的社會倫理道德，男性在婚姻中占主導地位。在二神結合的描述中，女神伊耶那美命首先發言，首先發言的人即為求婚者，占據主導權，因此所誕之子差強人意。而後二神“二度繞柱”，陸續生出八島，這驗證了伊耶那美命作為女性在婚姻中不能占據主導權這壹說法。7世紀末8世紀初，武則天即位成為中國首位也是唯壹壹位正統女皇帝，由於女性參政等諸多原因，唐朝女性社

<sup>5</sup> 多田美由紀：〈『古事記』における神の結婚と出産に関する記述：系譜意識との関わりから〉，《同志社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14期（2014年3月），頁37—57。

會地位得到提升。在《古事記》成稿前，武則天執政期間，日本曾派遣唐使到訪中國，女性社會地位的變化是否有在《古事記》中有所體現值得進行更深壹步的考察。

#### 四、結語

《古事記》中的神話內容不等同於歷史，但是其記載的內容包含著日本大和民族重要的歷史記憶，通過象征或折射的方式反映出當時的生活。《古事記》中僅上卷關於男女婚戀問題，除卻本文的兄妹創世婚姻，還有勇鬥大蛇的須佐之男命與櫛名田比賣的英雄救美的婚姻、大穴牟遲神（大國主）與須勢理毘売命壹見鐘情的課題婚姻、八千矛神（大國主）與沼河比賣的情歌對唱後的婚姻等。通過對《古事記》的研究，可以對古代社會的、婚嫁習俗、文化傳播方向等問題探知壹二，對現代中日婚戀觀以及8世紀日本婚假習俗的對比研究具有壹定借鑒意義。

## 參考文獻

1. 安萬侶著，周作人譯：《古事記》（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
2. 津田左右吉：〈神とミコト〉，《史苑》第7期（1932年1月），頁103—151。
3. 向柏松：〈中國創世神話形態研究〉，武漢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11），頁40。
4. 多田美由紀：〈『古事記』における神の結婚と出産に関する記述：系譜意識との関わりから〉，《同志社女子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紀要》第14期（2014年3月），頁37—57。